

-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·小说卷(一)
-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·小说卷(二)
-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·诗歌卷
-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·散文卷
- 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·纪实·评论

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

(小说卷·下) 1985—2015

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晋城文学



晋城文学 三十年作品选

(小说卷·下)

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编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. 小说卷 / 晋城市文学艺术
工作者联合会编. --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5.10
ISBN 978-7-203-09313-8

I. ①晋… II. ①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
作品综合集-晋城市②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③
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8.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4638号

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·小说卷

编 者	晋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
责任编辑	席 青 员荣亮
装帧设计	武爱听 魏江丽
篆 刻	杨 颀

出 版 者	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邮 编	030012
发行营销	0351—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(传真)
天猫官网	http://sxrmcbs.tmall.com
电 话	0351—4922159
E-mail	sxskcb@163.com (发行部) sxskcb@126.com (总编室)
网 址	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	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承 印 者	山西晋城新浪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35
字 数	600千字
印 数	1—2000套
版 次	2015年10月 第1版
印 次	2015年10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03-09313-8
定 价	80.00元(上、下)

《晋城文学三十年作品选》编委会

主任委员 / 张志仁

副主任委员 / 樊烨 宋丽云 贾大一

主 编 / 聂尔

副主编 / 任慧文 马宇鹏

编 委 / 张志仁 樊 烨 宋丽云 贾大一

谢红俭 韩有珍 聂利民 任慧文 马宇鹏

朱红霞 石松峰 张亚为 刘晋苗 王旭静

王 敬 秦雪刚



张素兰,女,出生于山西高平市米山镇石桥口村。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晋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现就职于太行日报社。

12岁在《少年报》、《山西少年》、《语文报》发表作品。17岁起在《山西文学》、《黄河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。2011年,中篇小说《山楂的乳房》入选《山西青年作家作品选》。2012年长篇小说《白村的河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多次在《书屋》、《美文》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和散文。

山楂的乳房

◆张素兰

一走进猪场，山楂就开始兴奋。猪粪的气味，猪的叫声，像兴奋剂，通过空气，注入了她的血液中。

猪场先前是梨园，合抱粗的老梨树，长了几十年上百年，果子越结越稀，口感也不好了，皮厚肉糙，嚼巴半天，满嘴的粗渣。没人待见就不值钱，老梨树被锯掉了，稀稀拉拉剩下三五棵，把个热闹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梨园荒了。山楂却喜欢那梨园，修新房的时候专门挑了最后一排，紧挨着梨园。后来，梨园就成了她的猪场。大猪小猪发情的母猪，整日嗷嗷叫着，荒了的梨园又闹腾起来。

喂完了猪，山楂回到前院，浑身的兴奋劲儿就松懈下来，一股莫名的烦躁开始在身子里蔓延。一股馊味扑鼻而来。库房里的猪饲料发霉了，得拖出来晾晒一下。山楂抬头看了看天，日头挺毒，晒得脸火辣辣的疼，只是不知道这毒日头能坚持到啥时候。

进了伏天，雨水猛地多起来，差不多每天晌午都要哗啦啦地来一场暴雨，接着又是大太阳照着，地面蒸腾起雾一样的湿气，闷热潮湿的空气几乎

要拧出水来,把人弄得浑身不爽快。

人不爽快还能将就,难受得厉害了,烧一壶开水,在大塑料盆里兑成大半盆温水,关上大门,在院子里美美地抹洗一番,便能爽快上一阵子。库房里的猪饲料可就将就不得了,已经飘出霉味,院子里的苍蝇明显多起来,成群结队地飞舞,冷不丁就撞在人脸上。饲料坏了赔钱事小,再有两月就要出圈的猪要是吃坏了,那可就要割山楂的肉了。圈里的猪,可是山楂的心肝宝贝呵。

这些天山楂的身子有些不舒服,干活儿总出汗,乏力没劲儿,心里也虚虚的,觉得生活没意思。山楂在杂志上看到,女人更年期就是这样的症状,雌激素分泌的少了,性生活不和谐了,身体就出状况了。可自己才四十出头,就更年期了?胡思乱想中山楂心中越发无趣,抬头看看天,火辣辣的天上没一片云彩。

吃完早饭,山楂看见丈夫夏中意要出门,忙喊:“夏中意,夏中意,把饲料摊出来晾一晾。”

夏中意说:“我没见过喂猪的饲料还晾晒的,猪比人倒金贵了。”

一听这话,山楂就火了,说:“猪就是比人金贵,你倒是个人,大水二水上学的学费你挣得来吗?还不全指望圈里的猪!”

被山楂戳到了痛处,夏中意不吭声了。但夏中意有自己的策略,在院子里磨蹭了一会儿,不见了影。

“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,夏家没一个好东西!有本事滚得远远的,一辈子别回来,死在外面……”山楂嘟嘟囔囔地骂着,拣一些狠毒解气的话骂。

骂归骂,活儿一点也少干不了。因了这骂,因了这恼火,勾起了往日里许许多多的烦恼,同往常一样的活儿,干起来却比往日累了许多。

喂完了猪,山楂的腰困得直不起来了,一马勺一马勺往食槽里舀,胳膊困疼困疼的。可山楂还必须得把几百斤饲料摊在院子里晾晒,霉了,糟践的可就是钱,山楂心疼。在这个家里,每一分钱都是山楂的血汗钱,是山楂撅着屁股弯着腰一马勺一马勺舀回来的,是用三轮车从城里收人家小饭店的泔水一脚一脚蹬出来的,总之是汗瓣瓣里摔出来的,是用心血换来的,是血汗钱。

想着想着,山楂就情绪亢奋了,心思就像个车轮失控了地转,身子就越发困乏。晾晒完饲料,山楂竟一步路都不想走了,便躺在门廊下的石条上,很快迷糊过去。

夏中意跑回来一趟,看着满院的饲料,捂着鼻子说:“呛死球人啦,把全村的苍蝇都引来了,闲的没事干,瞎倒腾啥。”抱怨完了,进了屋,一会儿,又急匆匆跑出来问山楂:“钱呢?抽屉里的钱呢?几个臭钱一天起来藏呀掖呀的,在哪儿呢?哪儿呢!”赶场如救火,夏中意这是急着拿钱上麻将场的,去迟了就会误场,误场了就只能坐在旁边干看,心急火燎。

山楂不吭声,任凭夏中意说难听话,山楂一味地不吭声。夏中意见没有指望,骂骂咧咧地走了,临走气狠狠地将地上的猪饲料揣了几下,撒得满院子都是。平常,山楂不会这么轻易让了他的,非揪住他理论一番不可,可今天山楂实在困得要命,一丝力气都没有了。

公公夏三贵也来了一趟,在院子里探头探脑地看了一会儿,把夏中意踢散的饲料归拢了归拢,还嘀嘀咕咕说了句什么,然后在大门后取了一把锄头走了。

这么一来一去,山楂睡意全无。好伤心呵,这个缺心少肺的夏中意,当初她怎么就相中了他呢,怎么就进了夏家的门呢。

那时山楂十九岁,高中毕业,差三分没考上中专,家里说省下钱让两个弟弟读书,山楂就只能放弃补习了,山楂也想让两个弟弟去读书,农村的日子实在难熬。农村这样的事情太多了,他的父母能让她念完了高中,她就很感激了,只怪她不争气,就差了三分。山楂知道,像她这样的农村孩子,只能靠上学改变命运,改变不了就得认命,这三分就是她的命。因此山楂也不觉得委屈,只是偶尔想起,会有些淡淡的哀伤,忙起来就忘了。

经人介绍,山楂来到红岭村的村办缫丝厂上班。与缫丝厂紧邻的是红岭村小学,夏中意当时是小学的代理教师。夏三贵是缫丝厂的采购,夏三贵在厂里有一间办公室,他常年在外跑,这间办公室基本是夏中意用,晚上睡觉也在这里。夏中意把一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,墙上贴着明星海报,其中有一张刘晓庆的,梳着两条短辫,甜甜地笑着,眺望着远处。山楂最喜欢这张,觉得刘晓庆的眺望里和自己也有一丝半缕的关系,于是,就照着刘晓庆的样子打扮自己,在内心里隐约向往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。

夏中意常在这屋子里跟姑娘们说笑话,读几首诗什么的,有时拉着姑娘们的手装模作样地看手相,胡诌命运与爱情之类的东西。厂里的文化板报也是夏中意帮着办的,他常把一些看不懂的诗歌抄在上面,画几朵生动的小花小草,让人觉得蛮有才气的。夏中意不过是初中毕业,靠着父亲在村里的一点面子,当上了代理老师,很是让缫丝厂的姑娘们羡慕,年纪轻轻的,哪个

不想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，哪个想整天把手泡在碱水里，泡得又皱又粗，到了冬天还裂口子，生疼生疼的。当夏中意白皙柔软的手在山楂面前舞动时，山楂就会产生一种去触摸的冲动。

读高中时，山楂喜欢看闲书，虽不曾写过什么除作文之外的文章，但对班里当时几个写诗歌写小说的狂热男生心存敬意。有一天，夏中意抄了一首诗在厂里的黑板报上，是个非常绚烂的黄昏，红色的余晖从高大厂房的房坡上泼洒下来。山楂站在板报栏下，看着这首诗歌，怦然心动。十七八年过去了，山楂至今还记得那种感觉，记得那些诗句：

我走过黄昏
看见风吹向远处的平原
我将在暮色中抱住一棵孤独的树干
山楂树！
一闪而过，啊！山楂……
我要在你火红的乳房下坐到天亮
……

山楂当时就哭了，这么哀伤这么美丽这么梦幻般的东西是什么？山楂哪里能够知道呢，她只是感觉自己一下进入了冰凉的夜色中，成了山坡上一棵微微摇摆的山楂树，她很愿意被夏中意抱住。就这样，因为别的男人为了别的女人写的几句诗歌，傻傻的山楂做了让她一生懊恼的傻事，与夏中意结婚了。

胡思乱想的山楂其实是在发烧，可她没意识到，只以为是天气热，脑袋发昏。山楂从不认为自己会生病，一直壮得像牛，一直像牛一样干活儿。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奶。山楂觉得这话用在自己身上也很合适。

肚子咕咕叫了，山楂才起来，不知该做什么午饭，也没心情做午饭，这个时候夏中意还没回来，也许不回来吃饭了。

正在灶房里胡思乱想着，一个闷雷就炸开了，山楂一激灵，脑子顿时清醒了，身子也有劲了，忙跑到院子里，拿笤帚扫饲料。雨点啪嗒啪嗒砸下来，砸得山楂的脊背生疼。“赶不住了，赶不住了，要冲走了……”山楂的脑瓜里翻滚着一锅糨糊。

大雨下起来了，眼看着几百斤饲料就成了糨糊，筋疲力尽的山楂索性爬在饲料堆里打起滚来，嗷嗷地哭叫着。山楂是哭她的饲料，也是哭她的命运，老天跟人一样势利，总是拣软柿子捏，他怎么不去欺负开轿车住别墅的村长，开煤矿的三胖，还有婆婆金香玉，那个飞扬跋扈的女人……

二

山楂就要晕过去了。瓢泼大雨猛砸在炽热的地面，蒸腾起一股令人窒息的臊气。她想，要命的雨点子要把我砸碎了，化成饲料，从下水道里冲走，冲到泊池里，流到水渠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那倒好呢。

“山楂，山楂，你怎么了？快进屋……”

一个男人喊叫着冲进院子，冲向山楂，连拖带抱把她弄回了屋子里。

雨下得更大了，白腾腾的水从天上泼下来，院子里的饲料转眼就被冲得无影无踪，顺着下水道流到村西的泊池里了。山楂趴在门框上看，直到看着院子被冲得干干净净，绝望了，才不再挣扎，那男人一放手，山楂竟软塌塌瘫倒在地上。男人伸手一摸山楂的额头，说：“山楂，你发烧了，烧得厉害呢。”

躺在地上的山楂没力气言语，只觉得冰凉的地面真舒服，索性就展开四肢那样躺着。男人显得手足无措，搓着手说：“山楂，你这样不中，俺得把你抱上床，这样在地上躺着不是个事，俺看你是感冒了，得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男人说完就把山楂抱上了床，还要拖被子给山楂盖上，山楂用脚踢他，男人一想，领会了山楂的意思，她是怕把被子弄脏，别看这个喂猪的女人，一身的猪食味，却还是个干净的女人。可这个浑身冰凉的女人急需要捂着被子出出汗。男人果断地给山楂脱了衣裤，那脏兮兮的衣服裤子上全是黏糊糊的饲料。男人扯过一条毛巾，大致给山楂擦了擦身子，不管山楂是不是乐意，强行用被子把山楂包起来，还用力抱住，不让山楂把被子挣脱掉，直等山楂身体暖和些了，才松开手说：“你安生躺着，中不？这么大个人咋不懂事儿，俺去给你熬点姜汤，喝了出出汗。”话音刚落，男人一头便冲进雨里，到灶房去了。

男人叫李成仁，是个饲料贩子，山楂猪场用的全是他的饲料。李成仁是河南博爱人，在镇上开了个饲料销售门市部，时常给人上门送饲料。李成仁人很精明，做生意却实在，人脉广，人缘好，生意很是红火。

山楂虽然跟李成仁很熟，但也没熟到脱衣服看光身子的份儿上。山楂心里虽有些懊恼，可又奈何不得。不过她也顾不得多想了，浑身筛糠似的抖着，牙齿哒哒哒响个不停，从肚子里到嘴巴上火一样的焦渴，点根火柴，都能冒出烟。

李成仁手脚真利索，很快给她端来热滚滚的姜汤。姜末、葱末炆得焦黄，在汤面上浮了一层。山楂爽爽地喝下，李成仁又拽过一条被子给山楂盖

上,汗就开始往外钻,半个多小时过去,浑身就流成了河。山楂嫌热,几次要掀掉被子,都被李成仁按住了。“听话,中不?”李成仁像哄孩子那样哄她,还用热毛巾给她擦脸,擦脖子,擦脊背。山楂自己都闻到了汗馊味,李成仁没有一点嫌弃的意思。山楂这个女人,就像路边的一棵草,大脚小脚地过来踩,何曾享过男人这样的温存,忍不住抽抽搭搭地哭了。哭了的山楂倒和往常能干强势的山楂不一样,神情柔顺下来,身体也柔顺下来。

这天晌午的雨下得久了些,也大了些,隔着窗户看,白蒙蒙的水往下倒着,哗哗地砸在钢砖地面上,不可抗拒的喧闹的气势扑进来,让屋子里的两个人心里有些乱乱的。山楂似乎累了,抽泣声嚤嚤咽咽,有些忧伤,也有些走题。

李成仁终于忍不住,伸手摸了摸山楂湿漉漉的脸,山楂就伸出一只手拽住了他。就这样,李成仁被山楂拉着,拽着,撕扯着,滚打在了一起。完了,外面的雨没有要停歇的意思,屋子里的男人女人却累了。

山楂说,四十多岁的人了,从不知道跟男人做这事会这样好,你这个草灰本事真大。李成仁说,山楂你也是个好女人啊,喂猪真是屈了你了。山楂说,喂猪咋了,喂猪的女人也是女人,也有风情万种,也会勾魂摄魄。李成仁说,山楂你说话有文化,不像个喂猪的婆娘。山楂说,我当然有文化,我差三分就考上卫校了,要不然我就是白衣天使。李成仁说,你不上卫校也是白衣天使,俺的白衣天使,让俺快乐的白衣天使,山楂你知道不?俺已经一年多不想这事了,俺想自己是老了,不行了,俺老婆着急,说俺再起不来就要出去找野男人。李成仁说,山楂,你这个女人好哇,厚实,软和……李成仁竟抽抽搭搭哭起来。

雨停了,院子外有人走动和说话的声音,李成仁想起自己的车就停在山楂家大门口,山楂家的大门也是敞着的。李成仁爬起来穿了衣裳,急急慌慌地走了,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,亲了亲山楂的脸,把手伸进被窝,在山楂热乎乎湿漉漉的乳房上依依不舍地摸着。

李成仁走了,却把那柔情万种惊心动魄的抚摸留在了山楂的乳房上。

三

山楂总感觉自己是做了一个梦,一个春梦,就像猪圈里老梨树上的梨花,漂漂亮亮的开了,却是开不了几天的,一场春雨来,花瓣儿就会雨一样落

下来,被臭烘烘的猪粪玷污。

既然是梦,醒了就结束了。她这样想。山楂压根不相信自己会做下这样的事,因为嫌恶夏中意,就倔着不跟他做那事,夏中意动了几回粗,反倒把自己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,山楂的臂膀多粗多壮呀,成年累月干力气活儿练出来的,吃了几次败仗,夏中意也就认了。日子久了,山楂几乎把那点事忘了,成了个劳碌不止的干活儿机器。但在山楂心里,与别的男人偷情总归是不好的,别的女人做了,还出来炫耀,她是鄙视的,可如今自己也做下了。山楂心里很烦躁,便逮圈里的猪出气,拿铁马勺敲它们的肉脑袋,猪被弄得莫名其妙,恼火地嗷嗷直叫。

第二天上午,李成仁开着工具车来了,说是给山楂送饲料。夏中意正准备出门,见李成仁又来送饲料,便说:“不用了吧,饲料吃不完,都发霉了。”

李成仁说:“饲料昨天不是让雨冲了吗?”

夏中意惊讶了一下,马上恼火地说:“什么?冲了?我说她是闲得没事干,还真是。”

李成仁问:“老夏,又去打麻将?最近手气怎么样?你去买个‘马上赢’,手气就好了。”

夏中意很感兴趣,忙问:“‘马上赢’是什么?哪儿有?”

李成仁说:“我也是听人说的,是个工艺品,马上飞着个大苍蝇,就叫‘马上赢’,听说很管用。”

夏中意说:“我明天就进城买一个,马上赢,天天赢,把把赢,赢死他们。”

有人隔墙喊夏中意,夏中意乐滋滋地走了。

山楂同往常一样,让李成仁帮着把饲料搬到库房去,自己和他一起搬。显然昨天是伤了元气了,刚搬了两袋就气喘吁吁,两腿发软。李成仁说:“你歇着,我一个人扛。”

山楂坐在平板车上,看着李成仁进进出出扛饲料。身子困困的,她靠着一堆麻袋斜躺下了。李成仁忽然就停了活儿,扑过来,抱着山楂说:“俺还想要,俺一夜睡不着,想摸你的奶子,你的奶子真好,奶了俩小子,还这样瓷实,俺老婆的乳房跟猪尿泡一样,皱巴巴地垮在胸脯上,真没意思。”李成仁的手早钻进山楂的衣裳里。山楂全身迅速窜过一种麻飓飓的快感。可山楂还是推开了李成仁那只为她带来奇异和快乐的手,虽然有些犹豫。

李成仁很霸道地注视着她说:“俺要!”

山楂说:“不行!”

李成仁说：“为啥不行？你不快活？”

山楂说：“就是不行。”

李成仁说：“为啥？”

山楂说：“抬头三尺有神明。”

李成仁蔫了，委顿了一会儿，起身把饲料搬运完，便沉着个脸走了。刚出饲料库大门，碰见山楂的公公夏三贵来了。

夏三贵问：“老李你是来送饲料的吧？山楂的饲料冲了，你可得便宜点，照顾照顾。”

李成仁这才想起刚才忙着生闷气，竟把算账的事忘了个精光，转而又想，妈的，什么人，山楂的身子我都占了，还惦记那点账。

李成仁刚要走时，山楂追出来了。山楂手里拿着一叠钱，递给李成仁，说：“老李，饲料钱，你忘拿饲料钱了。”

李成仁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这回就算了。”

山楂的脸色顿时变了，说：“怎么这回就算了，那你以后天天免费给我送饲料。”

夏三贵也说：“照顾照顾就行了，怎么能算了呢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。”

李成仁的脸就有些烫了，没敢看山楂的脸，忙把钱接过来，数也没数，就装进口袋。

夏三贵说：“数数，数数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多了少了的不好看。”李成仁只得又拿出来数了数，然后才上车，逃也似的走了。

路上，李成仁不由心中后怕，如果山楂顺了他，那就正好让夏三贵抓个现行。好险！好险！李成仁脊背上冒出冷汗。

看着山楂，夏三贵讪讪地，这模样山楂看着就讨厌。夏三贵说：“山楂，西河地的玉茭我给你锄了。”

山楂说：“锄它干啥，夏中意不锄，就让它荒着，打多少算多少。”

夏三贵说：“多好的地，一类地呢，荒了可惜，荒了可惜。”

山楂进了库房，夏三贵跟进来，问有没有活儿让他干。山楂忽然觉得公公行为可疑，夏三贵虽然比他儿子夏中意强许多，但也绝不是个勤快人。库房里太乱了，山楂趁着上午有时间想拾掇拾掇，难免要抬抬搬搬，夏三贵还真能帮上忙。屋外太阳晒着，库房里又潮湿又闷热，山楂和夏三贵很快便满身是汗，气喘吁吁了。

趁歇着的时候，夏三贵说：“山楂，我有事求你，你也知道，中新娶媳妇的时

候借了你三叔五千块钱，一直没还上，人家老大要修房子，钱不够，你三叔来要了好几趟，可我最近钱不凑手，你能不能先借我五千块用用，先还了你三叔。”

夏三贵的话让山楂沉默了许久。

夏中意的弟弟夏中新娶了媳妇已经十二年了，夏中新比夏中意能干许多，在城里一家商场打工，山楂听知情的邻居说，夏中新已经混成了楼层主管，一月能挣三千多，中新的媳妇银芝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整天闲着没事打麻将，他们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所以银芝连饭也不用做，吃现成的，花现成的，脸子粉粉的，白胖胖的手腕上戴着绿莹莹的玉镯子，看上去不像山楂的妯娌，倒像闺女。村子里的女人明里暗里都羡慕银芝，自然就有人挑唆山楂，说些酸溜溜的风凉话，不怀好意的男人们说得更难听：夏家俩媳妇，一个是杨贵妃，一个是孙二娘。如今，娶她欠下的账公公还好意思来向山楂借。说是借，这钱夏三贵有本事还吗？有诚心还吗？夏中意娶山楂欠下的八千块钱饥荒还是山楂自己还上的。

沉默中，山楂已是一肚子的火，但她得忍着，公公好歹还是夏家唯一稍体谅她的人，是儿子大水二水的亲爷爷，地里的农活儿虽说是替夏中意干，但毕竟是干了，为这，也没少挨婆婆的骂。因此，山楂平常也百二八十地给公公点零花钱。可这回是五千块啊，这血汗钱，一分一角挣回来多不易，到城里小饭店收泔水，受多少小看，遭多少白眼，人家躲着，闪着，就像她是一头臭烘烘的猪！山楂知道，这钱拿出去就回不来了，公公也不是头回做这样的事，以前三百五百地要过两次，说是要还，四五年了，再没提起过。这回是五千呢，得好几头猪呢，一马勺一马勺得舀多少下，一担猪食一担猪食得挑多少趟。山楂舍不得，舍不得自己的血汗钱就这样拿出去。

硬憋着的怒火在身体里乱窜，山楂的胸脯起伏得更厉害了，脸色也越来越红。

夏三贵是个聪明人，对山楂的心思摸得很清楚，可 he 得想方设法把钱借到手。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山楂你别怕，我知道你挣钱不容易，我肯定还你，现在你就帮帮急，别让人家三叔说咱家不仁义，借钱不还。”

山楂这回是铁了心了。她说：“跟中新要吧，他娶媳妇欠下的，他就得还，夏中意娶我，不是我自己喂猪还的吗？”

说着，山楂的眼泪簌簌地落下来，不过和满脸的汗水搅和在一起，别人也看不出来。

夏三贵又说：“我也是没办法了才来跟你张嘴的，放心，我肯定还你，连

以前的都还上。”

山楂说：“话说得轻松，你怎么还？就靠种那点地？”

夏三贵说：“山楂你是信不过我吧，我走南闯北一辈子，这点信誉还是有的，我给你打欠条，摁手印，总该信了吧。”

山楂不说话了，她知道自己说不过公公的，说来说去，总会被逼到死角。采购出身的公公一辈子虽没挣下多少钱，但见识和口才却是一流的，村子里没人能说过他，因此人送绰号“夏铁嘴”。山楂起身到猪场去，想暂时摆脱开夏三贵，在大门口撞见婆婆金香玉，黑着脸，嘴里骂骂咧咧的。山楂没在意，金香玉对她一直就是这副德性。

金香玉年轻时在公社的剧团唱过几年戏，因为人长得高大，声音也洪亮，所以扮小生。大字不识一个的金香玉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，大段大段的唱词，别人说两遍就能记下来。在舞台上的扮相也很漂亮，常演才高八斗的书生，满口之乎者也。山楂小时候经常看金香玉的戏，对舞台上那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印象颇好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公公婆婆忽然吵起来。是婆婆金香玉响亮的声音率先响起来的：“夏三贵！你这个不要X脸的东西，你就贱吧，又是锄玉茭，又是搬饲料，就差爬下来给她舔脚趾头了。”

夏三贵说：“你快闭上你的臭嘴吧，像不像个当家人说的话。”

金香玉说：“我不像当家人，你像，你太像了，天天跟在儿媳妇屁股后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”

夏三贵火了，骂道：“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，你……”

未等夏三贵说完，金香玉就扑打上去，边撕打边哭嚷：“别以为我傻，我心里头明镜一样，我老了，不会挣钱，她年轻，有钱，你就……”

山楂脑袋嗡嗡响，她一时搞不清这是咋回事，从前婆婆没少指桑骂槐地骂她，可还从来没这么离谱。山楂忍不住了，她想冲出去，她要高声大骂：“嫁了一个夏家的男人，我就悔青肠子了，夏家的男人都是狗屎不如的东西！”话都到了嘴边，可山楂却冲不出去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出去，除了干活儿挣钱，其他的本事都没有，出去了就会一败涂地，自取其辱，反倒称了婆婆的心思。

夏三贵不再骂了，只有金香玉的哭骂声在高一阵低一阵地响着，她把自己的丈夫塑造成了一个“爬灰”的公公，把山楂描绘成了一个勾引自己公公的淫荡女人。早就没有了舞台的金香玉一时间陷在戏里无法拔身，直到夏三贵把一碗面条砸在她的脚下，她的叫骂声才止住了。

四

泔水是个好东西,喂猪催膘,喂出来的猪肉好吃,有嚼头,香。山楂的猪主要靠吃泔水,山楂几乎每天都要骑着三轮车到城里的饭店拉泔水,虽然累些,可能省一大笔钱,大大降低了成本。拉泔水还有个山楂不想说的难处,丢人。一开始山楂还不适应,时间长了,也就麻木了。

山楂拉泔水拉出了经验。她请人焊了个封闭的铁皮箱子,喷着跟三轮车一样的蓝色,看上去挺精致的,倒不像是盛泔水的东西了,密封又好,泔水的臭味一点都飘不出来。起先山楂是把几只塑料桶捆在一起,从县城的街道上招摇而过时,泔水的臭味飘得满大街都是,路上的行人纷纷躲避,还曾经因此而惹出过几起交通事故。

一家商场正在门前处理便宜货,人还真不少,把商场门前的路也堵了,不少汽车和行人乱成一片。山楂只好停下来等,顺便远远地看看货摊上花花绿绿的衣裳。忽然,山楂看见村里两个在城里卖菜的女人正在货摊前挑试衣裳。村里的土地越来越少,打下的粮食吃都不够,老实不怕死的在邻村的煤矿干,活泛些的男人进城或者到外地挣钱了,少数几个不正干又胆大的就在家办起赌场,白天让村里人打打麻将,晚上便聚众赌博,听说赌博的全是外头人、有钱人,开着高级轿车来,提着满满一箱子的钱,跟演电影似的。

这两个女人的男人活泛勤快,在城里租了房子卖菜,听说生意还不错,已经打算在城里买房了。

当年,这两个女人与山楂都在缫丝厂上班,关系还不错,山楂来拉泔水的时候也碰见过几次,每次她们都呼扇着鼻子,劝山楂也来城里卖菜,别再干这个臭烘烘的营生了。可山楂却不觉得这个“臭烘烘的营生”有多讨厌,她甚至喜欢这个营生,满圈的肥猪,吱呀乱叫,撕咬成一团,多么令人踏实。一想起圈里的猪,山楂心情就畅快许多。山楂不想听两个女人的废话,便赶紧绕道躲开了,找了条小胡同,直接到拉泔水的酒店去了。

酒店的伙计说:“山楂嫂子,你让你丈夫来蹬吧,为什么总是你来蹬?”

山楂说:“我们家夏中意是秀才,干不了这活儿。”

一个女服务员说:“山楂嫂子,你得觉悟了,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给男人当牛做马,要是我,宁肯一辈子不嫁人,我一定要让男人给我当牛做马。”

山楂说:“是啊,一定得找个勤快男人……”